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二十二回 鍾相公客邸傳書 雁公子途中射雁

詩曰：吹笛扁舟楚水長，碧天無際夜茫茫。
多情一片江南月，直送行人到武昌。

話說那鍾山玉同章江、賈文等坐在船中，在西湖遊玩，忽然見岸上一員家將飛奔趕來，口中喊著鍾山玉的名字，沿湖邊船上，逐個喊問。這鍾山玉聽得分明，又怕是捉拿逃軍的，只是低頭，並不答應。看著喊到船邊，章江卻聽見了，便向山玉道：「鍾兄，你看岸上何人找你呢？」山玉道：「不知是那一個，小弟便認不得他。」章江道：「待我喊來一問，便知明白。」那山玉又不好攔阻。這章江便在船上應道：「呔！岸上的是甚麼人喊鍾相公名字？」那岸上家人聽見有人招呼，忙奔到湖邊道：「鍾相公可是頃在蕙綠軒吃酒做詩的麼？」章江道：「正是，便怎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快請上岸，家翁奉請呢。」章江道：「你家翁是那一個？因何認得鍾相公？」那人道：「見面便知了。」章江便同山玉上岸，跟那人而走。

走了半晌，到了一隻大船面前，只見那船上旗幟鮮明，□分威武，兩扇牌上，寫的是「巡撫部堂進京復命」。走到船邊，先是那家將稟明，然後船門開處，走出一位少年官人，紫袍金帶，迎將出來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山東雲老夫人的姪子，姓趙名璧全，因隨他父親入京復命，路過杭州。遊玩西湖，在蕙綠軒吃酒，見壁上題的春柳詩，愛他才學，又見下面題著「鍾山玉」的名字，他因在雲府見過的，故而知有了鍾山玉，故命家丁找尋。當下山玉、章江上了官船，趙璧全接進官艙，見禮已畢，茶罷三巡，各通了名姓，因細問山玉的祖居籍貫、父母的根苗。這山玉細細說了一遍。趙璧全道：「不知近日雲舍親如何？」那山玉聽了「雲舍親」三字，不覺二目通紅，歎了口氣。璧全聽見這般光景，心中驚疑，忙問道：「是何原故？」山玉道：「不要說起！小弟也因為去投雲府，而今弄得有家難奔、有國難投，落在此地。」璧全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山玉就把自小如何結親，如何分散，如何被刁賊、雲文陷害。如何充軍，如何遇紅元豹相救，從頭至尾，細說一遍。璧全道：「如此，是我表妹丈了。」連忙重又見禮。正是：邂逅相逢親骨肉，交情更見兩相投。

當下三人重又見禮坐下。璧全道：「老妹丈如此大才，久流於此，終非了局，不如今我進京，以圖上達。」山玉道：「不可，刁賊耳目非凡，倘若我進京，來捉逃軍，豈不是連累舅兄？只是小弟有信二封，煩舅兄寄往雲府，若太師回來，求他救回老父，則感恩無盡矣。」璧全道：「既如此，家父在杭州府中還有一日耽擱，我明日到尊寓奉候，來領尊札便了。」當下二人又敘了些寒暄，彼此各別。這才是：一朝逢舊識，千里達音書。

山玉等當日遊湖，至晚才散，章江、賈文各自回家不提。且言山玉同陳玉到寓所，用了晚飯，就留陳玉同榻。次日早起，山玉方才梳洗，忽見章江過來，手中拿了二□兩銀子，道：「鍾兄，昨日陳兄可在這裡了？」山玉道：「還未動身呢。」章江道：「弟有小項，在此贈他。兄在客邊，可以不必多費。」山玉道：「正是。」正在那裡說話，卻好陳玉解手回來，見了章江，拱拱手坐下。山玉吩咐拿早飯。三人一同用過早飯，山玉便將雲太太送他的銀子取了五□兩出來，向陳玉道：「壯士，這些些須薄敬，請收，權為路費；這是章兄二□兩銀子，收了置辦行李，以便動身，不要推卻。」陳玉見山玉同章江二人這般義氣，使英雄流淚，道：「蒙二位相公如此感情，日後咱陳玉定當補報！」說畢，往下就拜。正是：施恩不望報，望報不施恩。

那山玉同章江連忙扶起，道：「些須薄恩，何須如此！」陳玉起身。山玉道：「陳兄，依我愚見，你就在我敝處再住兩日，置辦行李，諸事停當了，再回府也不遲。」陳玉道：「不瞞二位恩兄說，咱家本是西人，自從父親被害，咱流落四方，也無家可奔。思想要到京中，大小掙個前程，才好出頭。」山玉道：「兄言差矣，目下京城之中豺狼當道，非錢不行，非親不薦，你況且又有對頭在那裡，還去尋甚是非？」

不如還在外的好的。」陳玉道：「外邊只有松江府海防營的都統，是咱父親相好，除非前去投他，再作道理。」山玉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當下山玉、章江就代他置辦衣服、行李，預備動身。這且不言。

再言趙璧全當下命家人打轎，擺了父親的執事，到水月庵來拜鍾山玉，正是：香車寶馬多威武，鳳旛旗幟甚顯揚。

不一時來到了水月禪林，有家人通報，早驚動庵中的長老，和山玉一起出來迎接。接進客堂，見禮已畢，茶過三巡，山玉道：「草野山人，何勞枉駕降臨！」璧全道：「你我至親，何出此言！但家父今晚就要動身，若有書信，即交小弟帶去。」山玉道：「小弟在兩封書信：一封是寄與雲太師的，千祈煩兄不可與雲文看見；一封是寄與業師文翰林的，亦求面交才好。」璧全道：「領教。」山玉遂取出書來，打一拱交代，璧全收了。長老又備了素齋，留趙公子頑了半日，彼此談了些心，不覺午後。璧全別了山玉，動身回船而去。山玉送至門口，又叮叮一番而別。正是：山水還有相逢日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當日趙公子進京，自然在兩處交代書信。雲太師問了行跡，亦自放心。此是後話，還是前書未盡，先交代了，按下不表。

再言山玉代陳玉置備了行李，那日早起，備了餞行的酒，又請章江過來，打發陳玉動身，往松江而去。那陳玉□分感仰，謝了又謝，當下收拾衣服、行李，竟奔松江而去。下文自有交代，這且不言。

再言鍾山玉自從在蕙綠軒題春柳詩之後，又有趙公子來拜，才名大振。自古道：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。自此一傳，那杭州的一切山人名士、財主鄉紳都來交結，或求詩的，或求畫的，比前越發多了。寫了一幅書條，便送幾兩，畫一把扇子，又是幾方。那章員外見他才名如此，有心要將女兒與他連姻，只是未敢出口，那章紫蘿小姐也□分掛念，這且不言。後人單道鍾山玉周濟陳玉的這一段好處，有詩為證：

少年義氣，結識英雄，
捐銀相助，人有成功。

閒言少敘。鍾公子客寓西湖，倒也要緊，每日不是你請，便是我邀，更兼章江日日過來盤桓，倒有照應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話分兩處，撥轉話來再言雁公子自從在京中二鬧了大平莊，救回了文翰林，那刁虎□分懷恨，托了刑部張賓，四下裡畫形圖形，□分嚴禁。京中安插不住。多虧文小姐定計智出京城。那雁公子自從出了京城，曉行夜宿，思想要到西羌去尋老父，可憐一人一騎，四海遙遙，舉目無親，□分淒楚。

日間不敢行走，草裡安身，只可夜來私行。行了五日，離京城遠了，方敢日間行走。往西大路直走，走了半月有餘，早到了西潼關；也走了二千多里，早已至關口，只見那關上立了五座營頭守住關口。這關乃是張成把守，出了關，還有五千里路，方是西羌的交界，乃是刁龍所管。

這日雁公子來到關門，思想不能出關，如何是好？心生一計，跳下馬來，改了裝，裝做個馬販子的樣子，手拿草標，到關前賣馬。這匹馬乃是他府中一匹能行的好馬，更兼鞍轡鮮明，倒也動火，被關上一個外營的千總看見，要買這匹馬，便叫道：「呔！馬販子，你這馬買賣多少銀子？」雁公子暗道：「待我唬他一唬。」便回道：「要賣五百兩銀子。」那千總道：「為何就要這許多銀子？」公子道：「我這馬一日能行五百里，故賣這些。」千總道：「且持我騎到關外試試看。」公於暗喜，巴不得隨他出關，便接口道：「待小的伏侍爺出關試試罷了。」那千總大喜，就騎著這匹馬，出了西潼關。到了荒郊，向雁公子道：「你騎我的馬，同跑一頭，看看如何？」雁公子道：「也好。」當下二人上了馬，加了三鞭，只見雁公子的馬四足如飛，如風而去，這千總的馬再也趕不上。跑了一程回來，這千總便道：「你這馬讓我些，三百兩罷。」雁公子道：「三百兩，還要貼我一匹馬。」那千總道：「也罷，把我這匹馬貼了你罷。」雁公子無奈，只得收了銀子，騎了這匹馬而去。正是：鼉魚脫卻金鈎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話言雁公子因賣馬智出潼關，曉行夜住，不覺又走了半個月的光景，下去一千多里，那就比不得關里路徑了。一路上人煙稀

少，皆是高山峻嶺、崎嶇小路，爬過去多少巉崖危石，見了多少老樹蒼松。路上並無旅店，吃的是乾粉，住的是古廟，好不淒涼。

那日來到一個去處，地名董家莊，兩邊是高山，中間一條澗，澗上有一橋，過了橋有一個小小山亭，山亭後又有個住院，一帶山澗，四邊圍繞，有□里多闊的地面，□分雄壯。莊門口有一座敵樓，樓下有牆，牆外有百□棵合抱不交的大樹，樹上係了□數匹牲口。那雁公子口中贊道：「好個莊子！」正在亭中贊歎，忽見空中一派雁聲，到亭邊飛過。

雁公子道：「我久沒有跑馬射箭了，今日待我試試著。」跳下了馬，彎弓搭箭，往上射來。正是：弓開如秋月行天，箭到似流星落地。那箭正中那雁的左翅，帶著箭落在那莊院內去了。雁羽到莊子內尋雁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